

在抗日战争中,无数革命先烈为国捐躯,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我们家共有四名亲人参加抗战,并有一人牺牲,成为全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记忆……

我的父母都是医生,是14岁时参军的“小八路”,他们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便奔赴前线救护伤员。日本投降之后,为培养解放军第一代高级医护人员,父母相继进入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,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提前毕业,一同分配到华北军区医院。新中国成立后,部队医院整体转业到地方。

母亲是在省委机关门诊部当保健医生。1960年,她选调考入河北医学院,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人民医院,后到天津医院。父亲则转业到河北省卫生厅工作,曾多次参加下乡工作医疗队。我们兄妹小时候得个小病不用出家门,父亲打针又稳又快,还不疼。我们兄妹相继结婚后,大人、小孩儿有个头疼脑热的,最先想到的就是去父母家求医,或打电话问诊,即使是去医院诊治,也要一五一十地向父母汇报,任他们问长问短、千叮万嘱,直到病愈。父亲调回天津后,与母亲同在天津医院工作,直至离休。母亲一辈子从医,擅长内科,精于骨科。在生活中,父母经常为街坊邻居义诊治病,被称为“咱们的老军医”。

有一次,我们在家帮母亲做家务,无意间翻出一个烈士证,记得那封面是绛红色,写着:“王润洲,22岁,葬于冈上。”母亲看到烈士证,把它捧在手上,满眼泪花,说:“你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,咱们家的历史应该讲给你们听了。”随后,母亲便讲起他们兄妹三人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。

上世纪20年代,我们的姥爷从滦州河畔的老家饶阳县闯关东,立足后将全家迁去落户,二舅和母亲在当地出生。姥爷所住的屯子西边,是马占山将军打垒的土城堡,四周建有岗楼、落堡。马将军以骑兵著称,姥爷是远近闻名的兽医,常带着两个舅舅去营房医治军马。

马将军出身贫寒,从绿林投身军旅,逐步成为奉系军阀和抗战的重要将领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,马将军称姥爷为“老王大哥”,姥爷背地管马将军叫“马小个子”。

那是20年前,二舅曾从太原专程来津看望母亲,兄妹相见,回忆往事,不由得忆起大舅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过往。那时东北战事吃紧,马将军劝姥爷带着家眷回河北老家,担心大舅让日本人抓了壮丁,临别时还送了盘缠。姥爷一家人辗转回到老家饶阳县,那里曾是抗战的大后方,不仅是冀中区党、政、军机关所在地、报社、修械所、被服厂及卫生部门等,也都曾长期驻留于此,被命名为“抗日根据地模范县”。大舅在哈尔滨上到高中,因为目睹日军的暴行、兴起的抗战热潮,以及受到马将军抗战的影响,1938年,19岁的大舅背着姥爷、姥姥参加了八路军,并火线入党。“百团大战”时他任营教导员,在1941年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,以身殉国,年仅22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病逝,姥姥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姥姥经常念叨日军入侵后,烧房、抢粮、杀人,无恶不作。她缠着小腿,拖儿带女,经常与村里的男女老少跑进庄稼地,躲避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的家属更是受到鬼子和汉奸的监视,饱受煎熬。姥姥又将16岁的二舅和14岁的母亲,先后送去当了八路军,为国雪耻、为兄报仇。二舅和母亲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在多处战役中护理过伤病员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分别参加过清风店和太原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军区医院救治从抗美援朝战场转来的伤员。二舅转业后,一直从事文化工作,擅长写枪杆诗和乡土诗,离休后,还常常参与群众文化工作。

一棵树,在晨雾中醒来  
子弹深深嵌进树皮  
长成沉默的勋章

人们从远处赶来  
为银杏树披上红布条  
祈福牌压弯了枝丫  
八十年前的硝烟散尽  
化作眼底未干的云霞

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 
我在博物馆玻璃柜前  
用眼睛触摸一双千层底布鞋  
针脚里渗出的咸渍  
在展灯下发烫

这是1937年天津卫  
老鞋匠李师傅的工具箱  
铜顶针还留着体温  
锥子尖挑开的线头  
曾缝补过多少破碎的黎明

日本兵营的铁蒺藜肆意蔓延  
海河的浪花也在练习站立  
李师傅的铺面藏着暗格  
磺胺粉和电台零件在夹层呼吸  
他用麻线丈量着租界的阴影  
每一针都避开月光的锋芒

7月29日凌晨  
枪声震碎了鞋楦上的露珠  
公大七厂的硝烟漫过估衣街

自打父母离休后,每年为他们祝寿是我们晚辈的一件大事。父母的生日相差只有几天,便索性合在一起过,又恰逢春节前夕,可以说是喜上加喜。我们三个子女每年在饭店轮流“坐庄”,精心操办,挂上寿字书画,点上爱吃的菜肴,敬上长寿的美食,送上祝福的话语。老父亲每次都将提前写好的诗,配上合辙押韵的吉祥词儿,笑咪咪地高声诵读,内容都是大家庭和谐、小家庭和睦、夫妻和美、子孙学习进步、事业有成等寄语和祈福。他那慈祥的神态中,映现出舐犊情深,我们似孩童般鼓掌欢笑,无比幸福。

父亲83岁寿诞时,正值母亲80岁大寿,父亲的讲稿似早有准备,在寿宴上例行读过祝福的话语之后,便回忆起他们夫妻二人相识、相伴六十多年的岁月。日伪军人侵父亲的老家乡河北博野县,制造过多起惨案。我们的爷爷曾给八路军军区小队当炊事员,怀着对子弟兵的深厚感情和对小鬼子的仇恨,他找到部队首长说情,送年仅14岁的父亲当了“小八路”,那是在艰苦的1941年。转年,父亲所在部队反“扫荡”,与敌军发生激战,最终寡不敌众,在分散突围中,有几名战友阵亡,父亲辗转冲出了包围圈。日本投降后,父母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时相识,一起在清风店等战役中救治伤病员,并获得过嘉奖。父亲参加过解放天津的战役,在华北野战军医院救治伤病员,我们保留着他的立功证书。可能是有些战斗过于残酷,父母从没有给我们讲过救治伤员的情景。

当父亲念到“我们从战争年代相识到和平岁月,由乌发战士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,携手相伴走过难忘而艰辛的路程”时,不禁声音哽咽,眼含泪水……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外孙子赋诗《贺外祖母八十大寿》:“少年逢乱世,报国志更扬,风雨同相伴,百草济良方,静看夕阳好,安乐天伦祥,南山青松笑,瀚海寿无疆。”家人报以赞许的掌声。父母志同道合,一生相濡以沫,敦厚善良、淡泊名利、生活俭朴,我们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感到骄傲,养育之恩重如山,淳朴的家风让我们受益终生。

我们兄妹三人年届七旬时,上仍有九军旅,逐步成为奉系军阀和抗战的重要将领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,马将军称姥爷为“老王大哥”,姥爷背地管马将军叫“马小个子”。

那是20年前,二舅曾从太原专程来津看望母亲,兄妹相见,回忆往事,不由得忆起大舅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过往。那时东北战事吃紧,马将军劝姥爷带着家眷回河北老家,担心大舅让日本人抓了壮丁,临别时还送了盘缠。姥爷一家人辗转回到老家饶阳县,那里曾是抗战的大后方,不仅是冀中区党、政、军机关所在地、报社、修械所、被服厂及卫生部门等,也都曾长期驻留于此,被命名为“抗日根据地模范县”。大舅在哈尔滨上到高中,因为目睹日军的暴行、兴起的抗战热潮,以及受到马将军抗战的影响,1938年,19岁的大舅背着姥爷、姥姥参加了八路军,并火线入党。“百团大战”时他任营教导员,在1941年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,以身殉国,年仅22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病逝,姥姥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姥姥经常念叨日军入侵后,烧房、抢粮、杀人,无恶不作。她缠着小腿,拖儿带女,经常与村里的男女老少跑进庄稼地,躲避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的家属更是受到鬼子和汉奸的监视,饱受煎熬。姥姥又将16岁的二舅和14岁的母亲,先后送去当了八路军,为国雪耻、为兄报仇。二舅和母亲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在多处战役中护理过伤病员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分别参加过清风店和太原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军区医院救治从抗美援朝战场转来的伤员。二舅转业后,一直从事文化工作,擅长写枪杆诗和乡土诗,离休后,还常常参与群众文化工作。

一棵树,在晨雾中醒来  
子弹深深嵌进树皮  
长成沉默的勋章

人们从远处赶来  
为银杏树披上红布条  
祈福牌压弯了枝丫  
八十年前的硝烟散尽  
化作眼底未干的云霞

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 
我在博物馆玻璃柜前  
用眼睛触摸一双千层底布鞋  
针脚里渗出的咸渍  
在展灯下发烫

这是1937年天津卫  
老鞋匠李师傅的工具箱  
铜顶针还留着体温  
锥子尖挑开的线头  
曾缝补过多少破碎的黎明

日本兵营的铁蒺藜肆意蔓延  
海河的浪花也在练习站立  
李师傅的铺面藏着暗格  
磺胺粉和电台零件在夹层呼吸  
他用麻线丈量着租界的阴影  
每一针都避开月光的锋芒

7月29日凌晨  
枪声震碎了鞋楦上的露珠  
公大七厂的硝烟漫过估衣街

枫林卫



##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征稿作品选登

我们兄妹三人年届七旬时,上仍有九军旅,逐步成为奉系军阀和抗战的重要将领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,马将军称姥爷为“老王大哥”,姥爷背地管马将军叫“马小个子”。

那是20年前,二舅曾从太原专程来津看望母亲,兄妹相见,回忆往事,不由得忆起大舅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过往。那时东北战事吃紧,马将军劝姥爷带着家眷回河北老家,担心大舅让日本人抓了壮丁,临别时还送了盘缠。姥爷一家人辗转回到老家饶阳县,那里曾是抗战的大后方,不仅是冀中区党、政、军机关所在地、报社、修械所、被服厂及卫生部门等,也都曾长期驻留于此,被命名为“抗日根据地模范县”。大舅在哈尔滨上到高中,因为目睹日军的暴行、兴起的抗战热潮,以及受到马将军抗战的影响,1938年,19岁的大舅背着姥爷、姥姥参加了八路军,并火线入党。“百团大战”时他任营教导员,在1941年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,以身殉国,年仅22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病逝,姥姥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姥姥经常念叨日军入侵后,烧房、抢粮、杀人,无恶不作。她缠着小腿,拖儿带女,经常与村里的男女老少跑进庄稼地,躲避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的家属更是受到鬼子和汉奸的监视,饱受煎熬。姥姥又将16岁的二舅和14岁的母亲,先后送去当了八路军,为国雪耻、为兄报仇。二舅和母亲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在多处战役中护理过伤病员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分别参加过清风店和太原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军区医院救治从抗美援朝战场转来的伤员。二舅转业后,一直从事文化工作,擅长写枪杆诗和乡土诗,离休后,还常常参与群众文化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病逝,姥姥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姥姥经常念叨日军入侵后,烧房、抢粮、杀人,无恶不作。她缠着小腿,拖儿带女,经常与村里的男女老少跑进庄稼地,躲避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的家属更是受到鬼子和汉奸的监视,饱受煎熬。姥姥又将16岁的二舅和14岁的母亲,先后送去当了八路军,为国雪耻、为兄报仇。二舅和母亲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在多处战役中护理过伤病员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分别参加过清风店和太原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军区医院救治从抗美援朝战场转来的伤员。二舅转业后,一直从事文化工作,擅长写枪杆诗和乡土诗,离休后,还常常参与群众文化工作。

一棵树,在晨雾中醒来  
子弹深深嵌进树皮  
长成沉默的勋章

人们从远处赶来  
为银杏树披上红布条  
祈福牌压弯了枝丫  
八十年前的硝烟散尽  
化作眼底未干的云霞

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 
我在博物馆玻璃柜前  
用眼睛触摸一双千层底布鞋  
针脚里渗出的咸渍  
在展灯下发烫

这是1937年天津卫  
老鞋匠李师傅的工具箱  
铜顶针还留着体温  
锥子尖挑开的线头  
曾缝补过多少破碎的黎明

日本兵营的铁蒺藜肆意蔓延  
海河的浪花也在练习站立  
李师傅的铺面藏着暗格  
磺胺粉和电台零件在夹层呼吸  
他用麻线丈量着租界的阴影  
每一针都避开月光的锋芒

7月29日凌晨  
枪声震碎了鞋楦上的露珠  
公大七厂的硝烟漫过估衣街

我家在1958年从和平区长沙路,搬到了河西区吴家窑大街。我除了在部队服役八年,三十多年都是居住在吴家窑大街。传说,很多年前,曾有五个兄弟在吴家窑烧窑,后来叫作了,喊顺了,就留下了吴家窑大街的名称。我存有家里很多老照片,其中有一张印象极为深刻,就是父亲和我二舅的合影,父亲身上挎着一支盒子枪,枪套很漂亮,神态也很庄重,身边的二舅倒是乐呵呵的样子。后来,我问父亲那支盒子枪哪儿去了,因为我在柜子和箱子里翻找,都没有找到。父亲遗憾地说,那支枪已经上交了。我又问父亲:“您用过那支枪吗?”父亲自豪地说:“用过,还用过不止一次,我用它枪毙过叛徒。”

还有一张老照片,每次看到它都让我感动,那就是在母亲去世前,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,那年我三十五岁。照片上,母亲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,满眼都是疼爱,而我像一个撒娇的孩子。这张照片是我四哥拍摄的,他喜欢摄影,就将这张照片留给了我。我在部队时,也曾有过一张老照片,记录的是我和战友周忠良在练习射击时的样子,完全是受我父亲挎枪那张照片的影响。周忠良说我的射击姿势不对,总是要纠正我,为拍摄这张照片费了很大的劲儿。几年前,周忠良去世了,去世之前,他还给我发了一条微信,说:“我总也忘不了咱俩练习射击时的那个情景。”

我住在吴家窑9号楼,与家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佟楼花园。当时我觉得那花园好大,也很好玩,里面种植的都是高大的绿树,还有石凳子,花园空间也比较大。我在那里学会了翻筋斗,曾经一口气能翻十几个。在花园里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捉迷藏,几个同学约好藏在里边,听到一声“开始”的号令就出发去找人,那时觉得周围都是树木,好像进入了原始森林。

父母和哥哥们也经常在佟楼花园里聚会,主要是为了照相。我二哥和四哥都有照相机,而且都十分擅长摄影。翻开老影集,我跟父母的大部分合影,都是在佟楼花园里照的。最珍贵的一张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,我从北京部队赶回家探亲,但就是迟迟没有我四哥的音讯,当时他在河北滦县(今滦州市)当兵。我父亲和母亲焦急地等待着消息,我们一时也都联系不上。一天傍晚,四哥终于从滦县赶回来了,风尘仆仆,我母亲把他抱在

有人形容,人生如同抛物线,攀升、跌落,始终有规律可循。

周晓媚站在阳台,看着外面开始变黄的树叶,心想,为何自己的人生偏偏像一支回旋镖,兜兜转转,最终又回到了原点?

“您好,几位?这边请。”

同样的话,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,周晓媚觉得自己快变成一个有复读功能的机器人了,可她不能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,因为这份工作对她至关重要。

丰城是一个人口不足五万的小镇,镇上有一家新长城饭店,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广东人,分别负责掌勺和收银。大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、安家,小儿子邓卫从小不是念书的料,高中毕业后就在饭店里帮忙,送外卖、切肉、进货,所有的力气活儿都归他。

这天,还不到晚餐时段,门上铃铛一响,进来一个胖老头。周晓媚勉强露出一丝微笑,帮他带位。胖老头总是挑人少的时候来,算是常客,总是点最便宜的当日套餐和一杯冰水,走时留下五元钱当作小费。周晓媚对小费并不在意,但胖老头总趁进门时搭她的肩、付钱时摸她的手,虽然她每次都会坚决、快速地甩开,但还是觉得很恶心,仿佛这几块钱小费就是给他的补偿。

“这些可以收走了吗?”

胖老头已经在无人的餐馆待了快一个小时,饭早就吃完了,周晓媚便想通过这种方式委婉地送客。结果她刚刚转过身,胖老头也站起来,一边说着谢谢,一边把手搭在她腰部偏下的地方。周晓媚浑身一激灵,下意识地向后肘就撞向后撞去。

关键时刻,邓卫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,站在两人中间,一手按住周晓媚的手臂,一手拿开胖老头搭过来的手,厉声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

周晓媚冷冷地说:“没事,这位先生正要离开。”

邓卫把胖老头引到门口,帮着把门打开,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,在门口嘀咕了一阵。

四下无人,周晓媚这才感到两腿发软、浑身颤抖,差一点儿就不稳。

邓卫回来,笑着打趣她:“看你平时的样子,没想到也不好惹嘛。”

“幸亏你回来得及时,不是去送外卖了吗?”

“刚回来,从厨房往外一看,就看到你满脸杀气,差点出招……”

周晓媚被他逗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放心,我已经警告过他了,估计不会再来了,要是以后再敢胡来,非给他点儿颜色瞧瞧……”

周晓媚看着眼前的邓卫,心里有温柔的触动。

这天有个外卖订单,邓卫不在,老板看没客人,就让周晓媚去送。

“一家医院,路有点儿远,记得要小费。”

周晓媚骑着电动车,因为路不熟,中间还走错了一段,不过终于有惊无险地送到了。到了目的地,医生出来问了价格,看看钱包,给了她一张二十元,转身就走了。

周晓媚没经验,张不开口讨要小费,只好苦着脸离开。想着还要骑半天的电动车回店里,她委屈的泪水就再也忍不住,不只是因为小费,还有自从自己孤身离家到异乡求学、生活,一直以来累积的所有压力和委屈,此刻都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。

情绪上来,周晓媚蹲在路边哭了好久,有个路过的年轻人关切地走过来:“你怎么了?身体不舒服吗?需不需要帮忙?”

看着对方眼里真诚的关心,周晓媚对年轻人笑了笑:“我没事,谢谢你。”年轻人离开以后,周晓媚瞬间冷静了下来,来自陌生人的温情与善意,让她重新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

紧张忙碌的日子过得特别快,转眼到了第二年初夏,周晓媚一边准备毕业论文,一边修最后一门课的学分,终于比之前轻松了一些。周一餐馆休

息,她跟邓卫到镇上唯一的游乐中心,各自换了十块钱游戏币,玩俄罗斯方块、滚木球、打青蛙……几乎各种游戏都玩上一遍,直到游戏币花光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两人来到河边,坐在岸边的木质长椅上,看着眼前的流水,久久不说话。邓卫把玩着一根青草,终于闷闷地说了句:“能不能不要走?”

周晓媚有些诧异,她不是没有感觉,也不是没想过,但怎么可能呢?一个连丰城都没离开过的十九岁少年,她比他年长的四岁,在此刻看来,根本是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就在她呆呆地看着邓卫,想着自己的心事时,邓卫已经靠身过来,盯着她有些恼怒地说:“你不要总拿我当小孩,我什么都懂。”

周晓媚认真地跟他解释,自己以后是不可能留在丰城的。当然她知道,他根本没想将来,他只是贪图眼前的喜欢而已。他不明白,像她这样的大学生

怀里失声痛哭。转天,我们家哥儿五个在佟楼花园的一条长椅上,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,每个人都开心地笑着,哥儿五个的肩膀紧紧相依。那时,我们哥儿几个很少能在一起合影,这张在佟楼花园里的合照,便成为我们全家最珍贵的一张照片,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。我还记得,当时给我们拍照的是一位游客,也是个摄影爱好者。

1989年夏天,我大哥去上海出差时,猝死在了



那里。1991年夏天,我二哥从上海出差回来后,猝死在了天津二五四医院。如今,我二哥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,在天津的就只有我和四哥了。我把那张哥儿五个在佟楼花园的合影,放大后摆放在书房,随时都能看见他们对着我微笑。

我父母也经常在佟楼花园里拍照,这让我很是奇怪,因为父亲平常并不爱照相,特别是和我母亲很少有合影。我曾经问过父亲,为什么很少和我母亲照合影,父亲笑了笑,说:“老夫老妻了,还照什么相。”可那几次不知父亲是怎么想的,在佟楼花园里拉着母亲照相,母亲还有点羞涩。父亲从1937年就参加革命,照相时总是昂首挺胸,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。我母亲不动声色地陪着他,微微笑着,眼神里充满温暖。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,照相时也总喜欢昂着头,每次拍照时人家都让我低一点儿头。

在佟楼商场的二楼,有一家照相馆,我们全家几乎每年都要去那里照合影,从一开始的几个人,到后来的二十几人。那时候,照相就是一种幸福,一家人在等待按动快门的刹那,都看向镜头,进入角色,体味着大家庭的氛围。记得第一次照全家福,是在我十岁的时候,还要站在一个板凳上,显得很青涩。后来,我从部队转业回来,就几乎年年照全家福了,以至于我曾抱着女儿合影,那年她才三

息,她跟邓卫到镇上唯一的游乐中心,各自换了十块钱游戏币,玩俄罗斯方块、滚木球、打青蛙……几乎各种游戏都玩上一遍,直到游戏币花光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两人来到河边,坐在岸边的木质长椅上,看着眼前的流水,久久不说话。邓卫把玩着一根青草,终于闷闷地说了句:“能不能不要走?”

周晓媚有些诧异,她不是没有感觉,也不是没想过,但怎么可能呢?一个连丰城都没离开过的十九岁少年,她比他年长的四岁,在此刻看来,根本是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就在她呆呆地看着邓卫,想着自己的心事时,邓卫已经靠身过来,盯着她有些恼怒地说:“你不要总拿我当小孩,我什么都懂。”

周晓媚认真地跟他解释,自己以后是不可能留在丰城的。当然她知道,他根本没想将来,他只是贪图眼前的喜欢而已。他不明白,像她这样的大学生

息,她跟邓卫到镇上唯一的游乐中心,各自换了十块钱游戏币,玩俄罗斯方块、滚木球、打青蛙……几乎各种游戏都玩上一遍,直到游戏币花光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两人来到河边,坐在岸边的木质长椅上,看着眼前的流水,久久不说话。邓卫把玩着一根青草,终于闷闷地说了句:“能不能不要走?”

周晓媚有些诧异,她不是没有感觉,也不是没想过,但怎么可能呢?一个连丰城都没离开过的十九岁少年,她比他年长的四岁,在此刻看来,根本是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就在她呆呆地看着邓卫,想着自己的心事时,邓卫已经靠身过来,盯着她有些恼怒地说:“你不要总拿我当小孩,我什么都懂。”

周晓媚认真地跟他解释,自己以后是不可能留在丰城的。当然她知道,他根本没想将来,他只是贪图眼前的喜欢而已。他不明白,像她这样的大学生

兜转之间

吕伟彬



是没办法不想将来的。毕业以后只有一年的实习机会,如果一年内不能转正,她就必须离开丰城——她负担不起这里的开销。而这些,要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呢?

一个月后,她怀揣学位证书,孑然一身,离开了丰城。

从丰城毕业后,周晓媚很自然地选择到南城找工作,因为气候好、机会多,消费也没那么高。忙着工作,忙着买房,忙着养小孩……二十多年的时光就这样飞一般过去。

还记得新婚时如果去KTV,她跟爱人总是合唱一首《出嫁》:“我用一生一世的心,换你一生一世的情,牵你的手……”

那音乐短片也拍得极好,暖暖的、红红的喜庆调调儿,像极了她当时的心情。而现在的周晓媚想,年轻的时候真的好天真,轻易便许着一生一世的诺言,如今的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,彼时的情早就溜走了,一想到未来还有二三十年要困在这牢笼中,她就感到无比的痛苦。

都说婚姻的崩坏都有各自的理由与过程,周晓媚以为自己做好了分开的心理准备,可是一旦房子卖了,现实的重锤才真正把她敲醒。有时她突然半夜醒来,睡不踏实,而且心跳得很快,精神总是不好。她想,是时候离开南城这个伤心地,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了。

她尽量深呼吸,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,一边苦笑——这跟二十多年前离开丰城时不是一样嘛,同样是孑然一身,同样需要奔赴未知的将来。只是那时年轻,无知所以无畏。

兜兜转转,周晓媚最终决定定居古市。新家位于古市南岸区,阳台正对麦河,河上船来船往,好不热闹,有一些是私人游艇,也有拥有三层甲板的观光游船,上面的游客可以在两个多小时内经过四五座大桥,饱览河上风光与城市天际线,其中有座康桥分为上下两层,南来北往的车辆互不相扰,有时阻塞不动、有时穿梭不停,周晓媚可以看好久都不厌倦。

楼下有家露天酒吧,刚来古市时是夏天的尾巴,每天外面坐满了人,很是热闹。没想到一场雨,秋天仿佛在一夜之间降临,金黄的树叶落了一地,气温也下降了十几摄氏度。即便如此,楼下还是有几桌客人。周晓媚愈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,难以置

岁。全家福人数最多的时候,得有二十几口人,我父母坐在中间,我的侄子、侄女坐在前面,摄影师让我们必须睁开眼睛,所以从照片上看,每个人都是大眼睛,很有喜剧感和自豪感。1983年,我父母家搬到了体院北,就再也没有到佟楼商场二楼的照相馆照过全家福了。

每次照完全家福,父母都带着我们去转佟楼商场,在副食市场上买吃买喝。那时我觉得佟楼商场好大,什么东西都有。我看上了一双球鞋,就磨着母亲要买,母亲丝毫不给面子,戳着我的脑袋说:“你穿球鞋太臭,怕熏着我们。”那时我是跟父母在一张床上睡觉的,我就嚷:“我天天洗脚。”母亲说:“你能没有坚持下来的好习惯,我才不信呢。”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,为此,我下决心坚持洗脚,就是想让母亲看到,你得给我买我喜欢的球鞋。因为那时四个哥哥结婚的被面 and 床单、枕头,都是母亲在佟楼商场精心挑选的。佟楼商场便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福地,好像就是一个百宝箱,想要什么有什么。这也是照完全家福的一个福利,因为只有照完才有机会去购物。当然,父母花钱时虽然有点儿心疼,但从从来没有犹豫过,父母对五个儿子的呵护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、毫无保留。所以说,照全家福和到佟楼商场购物,就成了我们家的一项传统。

现在,佟楼花园还在,但是总觉得比我印象里的花园小了许多。每次从那里经过,我都会留恋地看上一眼,但很少进去了。有一次,我从那里路过时隐约听到了京剧花脸的唱腔,便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,看见一群票友正在那里清唱,让我回想起全家人当年在佟楼花园里照相的情景,不禁唏嘘。

回到家,我翻出那张父母的合影,拍摄地就是佟楼花园。父亲李鑫,离休老干部,曾在北京做地下交通员,掩护和护送领导同志进京、出京。他多次被捕,都挺了过来,经受住了考验。母亲张美云与父亲相亲相爱,风风雨雨,多次成功地掩护父亲脱险……为此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红色浪漫》,记录了父母的红色一生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三七期

信她至今仍独自一个人,住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,当个冷眼旁观的路人。

这天,她看到一个活动,是在酒庄举办的周末瑜伽班。她喜欢瑜伽,也喜欢品酒,却从未想过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,于是好奇地前往。

酒庄位于古市的北岸,前身是建于1903年的农场。不同于丰城那些庞大华丽的酒庄,这是一栋朴实的农舍,红门灰顶,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装饰着墙面。农舍外面环绕着及肩高度的葡萄藤架,结满大串大串的葡萄,周晓媚忍不住尝了几颗,比超市的葡萄小,但也酸酸甜甜的很好吃。

进到屋内,左边是品酒吧台,台柜是玻璃的,里面满是酒瓶的软木塞,可以想象调酒师开瓶后随手一丢的潇洒样,还有酒庄的源远流长——塞满玻璃柜的瓶塞不说上万,至少也有几千个,不是一年两罐得满的。右边是壁炉,上面有一只黑猫,懒洋洋地眯眼进来的人。原木的屋顶和涂成黄色的墙壁似有印第安风情,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

上完瑜伽课后,周晓媚感到很放松。就像瑜伽老师说的,上课的目的不是拉伸或是练习高难度的姿势,而是在专门留出一段时间关爱自己,跟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对话。这正是她需要的,近几个月生活的变故让她身心俱疲。她端着酒杯坐到壁炉前,已经入座的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跟她打招呼,欢迎她的加入。

女人名叫成小果,是古城本地人,上的也是当地的大学,毕业后做的是会计工作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,她会像大部分人一样,在当地结婚、生子,然后等着退休。

那是一个星期五,下了班,她跟几个同事去酒吧打算喝一杯,在那里遇到一个英国男人,他在古城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。

“那时也不知怎么就被他迷住了,是他纯正的英式发音,还是他的见多识广?说不清。总之那段时间确实很疯狂。”

成小果已不年轻的脸庞发着光,蓬松的鬈发自然地垂在肩头,想象得出当年的妩媚。

“很快他回国的日子到了,他自然不会为我留下,我是想跟他去英国,可我去那里要怎么生活,有很多问题。”

他走后,成小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那时网络不像今日发达,她写过信,也打过昂贵的越洋电话,后来男人开始联系不上,最后就是泥牛入海,人间蒸发了。

儿子出生后,成小果手忙脚乱了好几年,幸好有母亲偶尔帮帮忙,会计工作也还稳定,起码温饱不愁。“你别以为我后来没结婚,是因为旧情难忘,那英国男人的长相我早忘了,但我得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好儿子。现在我有钱有闲,如果愿意呢,就出去约会个会,不愿意呢,就自己在家侍弄我的多肉植物——我养了两三百盆吧,哪天请你来看。”

“一定去。”周晓媚笑着说。

一旦习惯之后,周晓媚发现独居的日子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每天她沿河岸走路,过桥到对岸,再从另外一座桥绕一圈回家。风和日丽时,心旷神怡;细雨霏霏时,也有独特的诗意与浪漫。

入冬后的这天早上,天空灰蒙蒙的,小雨细如发丝。她到河边散步,有游船经过,似乎有歌声传来:

人生如旅程  
一个人一个人上来  
又一个人一个人离开  
有的待得长  
有的走得快  
时间如流水  
一个浪一个浪来  
又一个浪一个浪去  
你只要跟着慢慢向前  
一切随天意

那晚,她睡得格外好。一轮明月照着她沉睡的脸,是那样平静、澄明。